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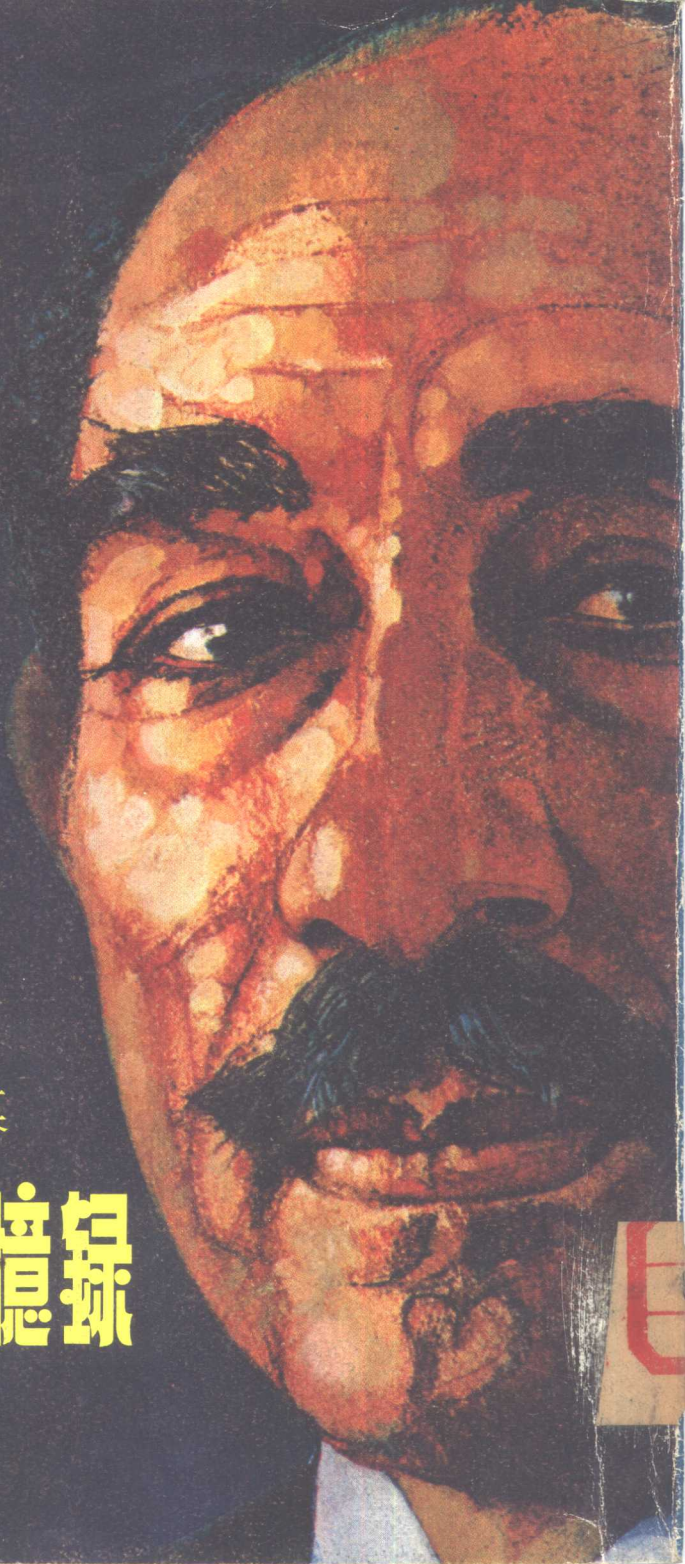
SADAT'S MEMOIR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Russia

埃蘇關係內幕

薩達特回憶錄

朝陽出版社出版



SADAT'S MEMOIR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Russia

埃蘇關係內幕

薩達特回憶錄

(埃及) 安瓦爾·薩達特 著
穆罕默德·胡斯尼·海卡爾

朝陽出版社

埃蘇關係內幕

薩達特回憶錄

(埃及) 安瓦爾·薩達特著
穆罕默德·胡斯尼·海卡爾

出版者：朝陽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價：港幣十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版

前言

一九七五年，埃及總統薩達特作出了一個決定：「爲了公正地對待事實和歷史，我要講述我的一生的事蹟」，並「用錄音帶記錄下來」。薩達特總統說，「這樣做的真正動機是，將最重要的材料置於人民和研究人員面前，極其真誠和忠實地向他們介紹各種事件的經過。」「另一個動機是，我發現一些筆桿子已經在接觸歷史了，並已開始爲了它們的需要而閹割和歪曲歷史，好像埃及歷史的見證人都死光了，好像歷史已被一些筆桿子所壟斷，他們可以信口開河，增添和杜撰許多不真實或不確切的事實。」「由於知情人的沉默，多少事實被抹煞了！因此，我決定說話，把我說的東西留給以後的歷史學家和分析家。」一九七六年十月，薩達特總統的回憶錄開始在埃及十月刊上連載，題目是「莫斯科同開羅之間的堅冰正在消融」，本書將其精彩部份輯入作爲第一部份內容。

在本書輯入的回憶錄中，薩達特總統將他的一生從童年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的事蹟全部講了出來，而大部份內容是描述埃及和蘇聯之間關係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其中詳細講述了蘇聯如何利用軍火、經濟「援助」逐步進入埃及；在納賽爾時期的埃蘇關係；在中東戰爭中蘇聯作了些什麼；

薩達特四次訪蘇的情形；埃蘇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與廢除；埃及驅逐蘇聯顧問的經過；……等。作爲埃及總統的薩達特，他直接參與了埃蘇關係的事務，只有他最了解各種事件的真實經過，因此他親自講述埃蘇的關係，當然是最具權威的；同時，也只有他才能真正領略到同蘇聯交往的個中滋味，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我有理由回憶整個過去，得出一個結論：他們在欺騙我。他們曾經這樣對待納賽爾，最後使他失望，整死了他。現在他們試圖這樣對待我。」「儘管我會殷切地希望把俄國人的許多言行都埋葬在我的心裏，但是他們却熱衷於使所有那些使我煩惱、侮慢埃及和使它難堪、凌辱埃及武裝部隊的行徑又故態復萌……他們所有的人——全體蘇聯領導人，包括他們的頭號人物勃列日涅夫——齊心協力地捉弄我，蹂躪我！」在這裏，我們可以感受到薩達特總統在精神上是忍受着多麼大的痛苦。

在五十年代中期，蘇聯乘西方國家封鎖埃及的機會，通過軍火、經濟「援助」，逐步將勢力滲入埃及。那時，蘇聯「正登上國際舞台，需要表現得好些，改善他們在阿拉伯各國人民中間的聲譽」，因此，採取了一些積極的行動，並博得了很好的反應。但自此之後，蘇聯的援助，再也不是那麼慷慨的了。正如薩達特總統所說，埃蘇之間的「每件事情都極難順利，而是佈滿荆棘。在他們那裏，每件事情自始至終是有條件的，雖然他們沒有公開這樣講。埃及領袖，即任何一位愛國的埃及領袖，被要求接受他們那一套；否則，就不行」。埃及一直和蘇聯人處於一種痛苦、惱人的關係，蘇聯人「早晨說：我們負責保衛你們；到晚上他們說：我們不能保衛你們。」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薩達特總統在談到蘇聯對埃及採取的這種政策時，用了一個蘇聯人訓練熊跳舞的比喻：「他們把熊帶來，然後把它放在一塊炙熱的鐵板上，在熊被炙熱的鐵板燙得抬腳的那一刻，

他們奏起一段音樂。久而久之，熊學會把自己的兩隻腳的動作同音樂合拍起來，即熊爲了學習，把痛苦和音樂揉合在一起，它的雙腳動作只是一種由音樂伴奏的無聲的痛苦。音樂爲這個動物調整痛苦的旋律。」薩達特總統這個寓意深刻的比喻，予人形象地揭示了埃蘇關係的殘酷。其後，薩達特總統用了一句很好的說話來概括了埃蘇之間的結局：「納賽爾難於，在那以後的我也難於：克里姆林宮一奏音樂，我們就帶着全體同胞翩翩起舞！」

總而言之，薩達特總統的回憶錄實際上就是一部埃蘇關係史。在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關埃蘇關係的珍貴史料，或者可以說是內幕，其中包括埃蘇領導人之間的談話記錄等，因此，其參考價值是很大的。

第二部份「齋月戰爭」，爲埃及「金字塔報」前主編海卡爾所著。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於一九七五年四月登載過該書節錄，「金字塔報」也於同年五月連載該書全文。海卡爾用生動、流暢的筆觸，記錄了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以後直至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前後這一個時期，埃及經歷的一些主要事件；並以很多篇幅介紹了埃及同蘇聯的關係演變過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內容重點都是談埃蘇關係，因此，編者將其編輯成書，希望本書能對讀者研究埃蘇關係史、國際問題以及進一步認識蘇聯的本質提供參考。

目錄

前言	一
莫斯科同開羅之間的堅冰正在消融	
——埃及總統薩達特回憶錄（摘譯）	一
齋月戰爭	二〇三
一、從六月戰爭到十月戰爭的埃蘇關係	二〇五
二、在十月六日戰爭之前的幾次阿拉伯會議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二四四
三、勃列日涅夫爲何和何時要求撤退顧問及其家屬？	二七六
四、總統對蘇聯大使說：「我的孩子們正站在巴列夫防綫上」	三〇〇
附錄：海卡爾簡介	三一七

莫斯科同開羅之間的堅冰正在消融

——埃及總統薩達特回憶錄（摘譯）

本章提要：七十年來，英國一直有八萬五千名士兵佔領埃及的領土，給埃及人民帶來了浩劫，欠下了血債。爲了糾正歷史，革命發生了。英國人用禁運武器對埃及進行懲罰。美國進入這個地區比較晚，在英國的壓力下，它也不賣武器給埃及。埃及完全被封鎖了，所有的武器大門都關閉了，以至不能從西方買到任何一種武器。在這種情況下，爲什麼不轉向蘇聯，從它那裏購買埃及所必需的武器？

一九二四年，我父親隨埃及軍隊從蘇丹回國。那時，我仍在我們的「邁特阿布庫姆」村。父親帶着我的一個兄弟和我去開羅，以便完成我們的學業。我住在庫巴的一間房子裏。開羅很大。世界也很大。人們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東西盡收眼底，映入腦際的景象數不勝數。發人深省的事物層出不窮。

當我們在開羅的住所的大門打開時，我腦子裏便湧現出一個新世界。牆上有一張像。這張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帶入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場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領袖卡邁勒的像，也不是國王的像。那是土耳其領袖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像！

直到現在我仍感到困惑。這張像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產生了許多幻想。我去問我父親和別人。從父親那裏聽到了許多有關這位伊斯蘭領袖的事蹟，也聽到了一些關於阿塔圖爾克的神話和傳說。

這個阿塔圖爾克是夢想擺脫奧斯曼蘇丹統治的穆斯林的希望所在。他參加了遠征利比亞和巴勒斯坦的奧斯曼軍隊。他會親眼看到希臘軍隊佔領伊茲米爾和盟國軍隊佔領安那多魯半島。阿塔圖爾克一直不斷地在他的支持者中間進行組織工作，直至他擁有了一支軍隊。

他使外國軍隊撤離了，並趕走了國王穆罕默德六世，結束了奧斯曼蘇丹統治，宣佈成立共和國。他傾向西方。婦女揭開了面紗。

假若沒有一支軍隊，他就一事無成。埃及的青年一定也要考慮這一點。因為，英國人正佔領着我們的領土。政治家把政治作為商品，他們向我們灌輸他們的腐朽思想和作風，他們是使我們在早年生活中跌跤的最壞的樣板。那時，我們閱讀歷史，閱讀有關埃及領袖卡邁勒的事蹟。

當我心潮澎湃、滿懷理想和激情時，我考慮幹點什麼就不足為奇了。我會同所有的政黨進行過接觸。

我從軍事學院畢業後，越發感到焦慮不安。我開始在各個政黨之間徘徊不定。我試圖得到對我腦子中盤旋的問題的答案。我試圖找到一種使我滿意的思維方式，或者找到一個向我解惑釋疑的人。

當時我只同哈桑·貝納先生接觸，同他進行了很多討論。我們有分歧。他想把我們在軍隊中的組織置於穆斯林兄弟會的羽翼下。那時，我們在軍隊中的目標是：爲了埃及而進行組織和行

動。我對貝納先生說：我想同你開誠相見，我們已經決定，我們的組織只服從於埃及的利益，而不是爲某個組織、政黨或個人服務的。

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

隨後，我於一九四二年被捕入獄。

納賽爾從蘇丹回來時會見了貝納先生，向他坦率地表明了同樣的立場。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我們始終堅持這一立場。可以肯定，這種立場或這種哲學是我們最引以自豪的。因爲，我們的運動是埃及的民族主義運動。

我不斷地同一些社團和政黨進行聯系。我想知道一切，或想知道別的一些人爲了給埃及謀利益在想些什麼。後來，我被趕出軍隊，被捕、獲釋，坐牢、出獄。凱末爾·阿塔圖爾克作爲一位領袖和一個最崇高的榜樣深深吸引了我。那時，我正讀着一本名叫「灰狼」的書，這本書是一部文學傑作，淺顯易懂，像我那樣大和具有我那樣有限的英語知識的人都能看懂和欣賞。

這本書是落在我手中的一件珍寶，或者說是我一頭撲在上面的一個寶藏，它抓住了我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根據埃及和英國情報局的命令，我被放逐到西部沙漠。但是，這本書減輕了我在這個沙漠地區感到的這種令人痛苦的寂寞。記得，當我讀到這本書的一半，爲所讀到和看到的東西感到津津有味、並爲作者在我眼前展示的一個光輝燦爛的世界感到興高采烈的時候，他們把我召回去了。因爲，我與阿齊茲·米斯爾有牽連。他的座機在葛尤卜墜毀了，和他一起遇難的有兩位飛行員。

我們通過沙漠公路到達吉薩，陪同我的警衛官用電話進行了聯系。他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把我

帶到國防部。在那裏，他們把我放在國防部部長秘書室裏。我沒有去換換衣服或洗把臉。我坐在一條櫈子上，打開了《灰狼》這本書，全神貫注地繼續讀着。

那時候，我的知識很一般，沒有看過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戰爭已經開始了。我手拿地圖，注視着戰爭的進程。我浮想聯翩，因為我自始至終經歷了這場戰爭。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軍隊進犯蘇聯——這場戰爭的前奏、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最後結果是盡人皆知的——盟國同俄國聯合起來打希特勒。邱吉爾宣稱，他準備同魔鬼結盟。這個魔鬼就是斯大林。因為，那時對他來說重要的是打希特勒。

於是，在開羅幽暗的大街上，我經常看到美國羅斯福、俄國斯大林和英國邱吉爾這三巨頭的許多像。比這些鋪天蓋地的像更為重要的是，出現了一些頌揚斯大林、頌揚抵抗納粹野獸的蘇聯人民的書籍。

最初，俄國人是野獸；當希特勒打他們時，就成了天使，贏得了極大的尊敬。那麼，出了什麼事？斯大林怎麼成了一位傳奇般的英雄？

我試圖弄明白。我提出了問題。許多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都同我一樣深思過。我最後得出了這樣一個能使自己信服的結論：只是因為他們正在與一個共同敵人進行戰鬥，即使只是出於利害關係。

戰爭結束了。大家戰勝了希特勒，也就是說俄國人、美國人和盟國勝利了。勝利的光輝照耀了世界各國首都，也照耀了開羅。隨之，斯大林的像消失了！

那時，我看清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個邱吉爾只是我的敵人！

誠然，邱吉爾作爲一個爲他的國家服務的英國公民，受到我的讚賞。他寫了一些漂亮而深刻的回憶錄。但是，我把它留給英國人，由他們去引以自豪並盡力讚揚吧。而他始終是我的敵人。我不相信他。我應當這樣做。如果他把一個人說成是天使，那我則說：是個魔鬼！如果他說某人是魔鬼，我就說是一位從天而降的天使！

這種倔強和固執是同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二十三歲的青年的脾性完全吻合的。他思想上沒有靈活性，沒有足夠的知識，沒有經驗。我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

直到我們的革命爆發，我成了新聞和宣傳的負責人。

在我們革命之後，我們面臨着一種異常的處境。這種處境促使我們轉向俄國人，接近他們，並同他們發生衝突。

我們同俄國人的關係一直猶如濃雲，一旦成爲雨水降下，天空便清澈如洗，可是土地却被淹沒了！

在革命成功兩個月之後，英國駐開羅大使館和大英帝國對於我們的革命和發動這場革命的人一無所知。發動這場革命的人拒絕同英國大使館接觸。而我們同美國人却有聯系，我們要求美國人向英國人說明我們的態度。我們不想同英國對話，因爲，七十年來一直有八萬五千名士兵佔領我們的領土。他們給我們帶來了浩劫，欠下了血債。爲此，我們起來革命，糾正這一歷史。

英國人用禁運武器對我們進行懲罰。當時，英國是我們唯一的武器來源。我們還不甚了解美國。因爲美國很晚才進入這個地區，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就是英法兩大帝國日薄西山之

後。以後美國的政策是建立一個包圍蘇聯的條約帶（指杜勒斯於五十年代初在中東拼湊的「北層防禦地帶」——編者註）。不過對美國的行事方式另有一種叫法：新殖民主義。即不用艦隊和軍隊的殖民主義，而是一種依靠做買賣、特別是出售武器的經濟殖民主義。

當美國試圖向我們提供一些武器時，英國提出了抗議。這是美國不賣給我們武器的直接原因。因為，英國仍然認為我們是屬於它的勢力範圍！

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是：我們同美國人進行了接觸，向他們說明了埃及軍隊的奇怪狀況，以及由於得不到從英國訂購的武器而處的困境。美國人於一九五三年要求我們派一個軍事代表團到美國去。但是，當這個代表團到達美國時，卻沒有一位美國領導人出來會見，儘管是他們促成並邀請我們去那裏的。

以後，美國駐開羅大使館又提出武器以及我們所需物資這一問題，當時對我們說：用不着購買武器，我們將免費向你們提供武器，如果……

「如果」這個詞是我們脚下的一枚地雷。

如果你們在一項共同安全條約上簽字，我們將向你們免費提供武器。美國人沒想到我們對免費得到武器不感興趣。我們打算付款買武器。如果我們得到武器又保持了自由，那這筆款項並不算大。

美國要我們簽署的那個條約以派一個美國顧問團訓練埃及軍隊為條件。此前，我們已經領教過英國軍事顧問團。我們深信，美國顧問團不過是那個控制埃及軍隊的顧問團的變種。

更為離奇的是，條約規定我們不能使用這些武器去打美國的盟國！

這指的是以色列。怎麼辦？

這就是說，英國已對美國施加壓力，要它不賣給我們武器。我們完全被封鎖了。所有的武器大門都向我們關閉了，以至我們不能從西方買到任何一件武器。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轉向蘇聯，從它那裏購買我們所必需的武器？我們有棉花，棉花就是硬通貨。我們同俄國大使館進行了接觸。

那時正值斯大林統治的後期。斯大林的回答是：很遺憾，如果我們把武器賣給你們，你們將會用來打我們！

我們只得使用一些簡陋的武器去對付駐在運河區的英國人，在埃及開展了人所共知、赫赫有名的游擊戰。是這一切，迫使英國人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在協議上簽了字，確定一九五六年六月從運河撤軍。

那時，艾登是英國外交大臣。大英帝國準備讓他取代邱吉爾。艾登認爲，他要填補英國軍隊撤出這一地區後出現的「真空」。於是，他發明了一個新玩藝兒，名叫「巴格達條約」，包括土耳其和伊拉克。英國、伊朗和巴基斯坦於一九五五年加入了這一組織。以後，伊拉克又於一九五八年退出。

顯而易見，這個條約組織的目的是繼續將整個地區置於英國勢力控制之下。

埃及起來反對巴格達條約，反對加入條約組織和勢力範圍，反對在我們的領土上或其它任何領土上建立外國基地。

那時，薩利姆訪問了伊拉克北部的薩爾森克市。爾後，賽義德來到開羅。當時，他設想我們

將擁抱他。納賽爾會見了他，試圖使他相信，我們同他有根本分歧。在那以後，我們加劇了對他、對艾登和英國的攻擊。

很快就來了兩個人：侯賽因國王和夏蒙。侯賽因國王是伊拉克國王費薩爾叔父之子，他自然贊同費薩爾所採取的一切步驟。至於夏蒙，他從出任黎巴嫩駐倫敦大使起，就成了一個英國人。現在情況已很明確：我們同英國以及它在本地區的盟國結下了冤仇，我們動搖了對它的信念，我們激起了阿拉伯各國人民對它和一些傀儡政府的憤懣情緒，因之，存在着威脅這場年輕的埃及革命的明顯危險。當然，英國採取了一種果斷的立場，對到處出現的這些激烈的攻擊進行反擊。

於是，在莫斯科和開羅之間狹窄的道路上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不過，這一轉捩出現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的一起驚心動魄的突發事件之後。英國憑以色列進行一次閃電行動。以色列出動它的快速縱隊襲擊了加沙，殺死了四十名公民。之後，以色列軍隊撤出了加沙，我們沒能利用自己擁有的一些汽車和簡陋的武器對付這次快速行動。

我們明白了，這次行動的目的是要教訓埃及，讓它知道自己在這一地區的分量和能力！至此，我們完全醒悟了。我們認真地考慮了轉向蘇聯這個問題。

是周恩來打出的一次電話導致蘇聯人作出一項突然而奇怪的決定嗎？他們在那以後只作出過一次類似這樣的決定，以後就沒有、也不會再有他們爲了我們的利益而突然作出的諸如此類的決定了！